



不舍秋将去

□ 唐红生

秋风渐紧，草木黄落，又至一年霜降时。《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关于霜降的解释是：“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霜降并非霜从天而降，而是在冷空气袭击下，当夜里温度足够低、晴朗无风时，水气遇到寒冷的植物枝叶或物体表面，便会凝结成霜。若在低洼处，还会结出霜花。从小在农村生活，对霜太熟悉了，家乡人都说“下霜”。儿时好奇，以为下霜和下雨、下雪一样，总想看看“下”的过程。虽每每失望，但这充满乡土气息的动词，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此时，最惬意的事当属登高望远了。向来喜欢爬山，约上几位户外好友，迎着朝霞，一路上时不时见到河塘冒出丝丝白气。田埂上、庄稼上，出现一层薄薄的霜，晶莹如雪，在红彤彤的太阳照射下闪烁，白得晃眼。进入山间，雾气弥漫，千树肃静。或许山中的气温还低些，密密的草丛间缀着霜花，淡雅洁净。用脚踩一下草，立刻出现一道浅浅的鞋印。轻轻触碰枝叶上霜，凉津津的，一种洁白、清丽、唯美的气息漫上心头。

“凄凉一霜早，黄落万山秋。”天空寂寥苍远，连绵的山峦，红黄绿相杂，层林尽染，像精心打扮过似的，一副欢欢喜喜的模样，觉得有股欢迎我们的盛情。树林删繁就简，即便光



霜降柿子红 新华社发

秃秃的枝丫，也有宁静、简素之美。

俗话说“霜降杀百草”。一些叶片受到“霜杀”，叶黄素和花青素显现出来，而花青素会让叶变红。山间的红叶树主要有枫树、三角枫、槭树、乌桕等，叶迎风摇曳，喷薄如帜，红得深沉、厚实，流光溢彩。“霜叶红于二

月花”，最好看的要算枫叶了，红艳似火，把秋天推向极致。我曾登过南京栖霞山赏枫，层层叠叠的枫树，万叶婆娑，片片绯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矮小的枫树格外火红，像喝醉酒似的，释放出绚丽的色彩。如此景象，让我心潮澎湃，感触到生命的律动和勃发。

严霜之下也有不屈的花。野菊花密密匝匝，紧紧地挨在一起，连成一片，以骨子里固有的烈性，展现飒爽风姿，令人肃然起敬。民间有“霜打菊花开”之说，经过霜打的菊花，开得愈加娇艳，既美在外形，又美在风骨。霜落在菊花上，便成“菊花霜”了，冰肌玉骨，清凉适意，花将霜衬得清幽冷冽，霜把花映得别有韵致。

山里能见到几株野柿，叶子纷纷飘落，只剩下红艳艳的果，像一盏盏小灯笼，在枝头演绎别样的风情，把深秋点染得更加明媚。霜让涩口的柿子变得醇甜，家乡有霜降吃柿子的习俗，母亲这天会摘下门前熟透的柿子分给我们姊妹吃。柿子拿在手中软软的，薄薄的皮几乎一碰就破。我轻轻咬个小口，放在嘴边一吸，清凉的甜丝丝的汁液流进嘴里，那滋味依稀记得。

秋天舍不得远去，总想极力挽留最后一抹色彩，以保持季节特有的底色。我也不舍秋将去，因而再一次深情回眸，要把薄寒而美好的霜降、灿烂而丰硕的秋天留在心间。

山上的植物课

□ 张正

休息日上午，带孩子们去扬州西郊森林公园白羊山野游。我和妻子，两个孩子，还有小狗多多，我们都需要到户外训练一下体能，感受一下秋高气爽，顺便认识一些有眼缘的花草树木。

半山腰上，我发现一株胳膊粗的柘和两棵成人腰粗的麻栎，它们缠绕生长在一起，不细看，以为是同根生的一种树，却是两个不同的品种。柘能长到这么粗，已经少见；两棵麻栎树，同根生，从根部一分为二，像一对双胞胎，平分营养，都长得高大茁壮。三者倚靠在一起，相互包裹交叉，叶形又相似，近乎一棵树，是它们不同的果实暴露了它们不同的身份。麻栎果还稚嫩，一粒粒，花生米大，像半包裹的子弹头；柘的果实不规则，像小孩子随手搓捏成团的橡皮泥。妻子和孩子们在我的提示下才将它们分清楚。

山上狼尾草一丛丛，野气得很，花絮是一种渐变的浅紫，迎着阳光看，闪闪烁烁，像是人工装饰出的霓虹灯效果。而与它们并肩生长的狗尾草，则没有这样的风光。它们生长在一起，狼尾草像神采奕奕的威武将

军，狗尾草像相对羸弱的普通士卒。狗尾草矮小、纤弱许多。我控制住小狗多多，让多多的尾巴、狗尾草、狼尾草排列在一起，现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识别课。又为自己，为孩子们每人在身后插了一根长长的狼尾草，弓着腰，一摇一摆，学起了大尾巴狼走路，逗得孩子们笑得喘不过气。我大声背诵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牵苍……”“老夫”自然是我，“黄”是属狗的二宝，“苍”是属鸡的大宝。这样分配角色，多多肯定不乐意，它又是什么呢？它才是真正的“黄”。

不愧是森林公园，山上山下，识花识草的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拾级而上，路两旁密密层层，是一眼看不透的丛林，还有星星点点随处可见的艳丽小野花。我带孩子们有重点地记住了几样。小蓬草，又名飞蓬、小飞蓬、小白酒草等，像一年蓬，但不是，名字有一字相同而已，李白《送友人》中的“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说的正是此物，古诗中通常用来表达一种飘零、离散、孤寂、落寞的情感意象。最有趣的，是那种学名叫鸡屎藤的植物，据说叶子有鸡屎味，

却药食两用，还是美食。鸡屎味，我熟悉；鸡屎藤的味，我不知道，下次一定哄孩子们代我品尝一下。

满眼的绿，品种各异。目之所及，我又多了一个心思：我们这里的山林中多长有一种叫“葛”的长藤植物，那种能吃的葛根粉、还有旧时的葛麻衣，是它的产物吗？我一时分不清，跟孩子们更是讲不清，于是上万能的朋友圈讨教。一位叫“落花”的微信好友很快回复：“你拍的后两张图片是葛的叶子，葛的根是块茎状的，像大山芋，长约20-30厘米，腰围约15厘米，晒干磨成粉就是葛根粉；葛麻指的是葛的茎皮纤维，可织衣服，称葛衣。白羊山上野葛丛生，山民常挖葛根出来而不知其用，山脚下农田里亦可见。”答案专业可信。“绵绵葛葛，在河之浒”，原来，从《诗经》里走出的这种古老植物，我们身边就很常见。

小时候受见识所限，也缺少学习、查询的客观条件，我们对身边的植物了解非常有限，因此希望孩子们自小能够多认识一些，而我们也必须随孩子们一点一滴多积累一些，弥补年少时欠缺的那一课，少一些遗憾。

故乡在召唤

(外六首)

□ 两木金

故乡的南山很高
高不过我怀乡的愁苦
故乡的河水很深
深不过我对父母的思念
父母在期盼
故乡在召唤
最亲不过故乡人
最暖不过老家的破屋

故乡的秋

故乡的秋是收获的季节
高粱玉米满坑满谷
红辣椒白棉花堆成山
故乡的秋是欢腾的节日
苹果甜枣笑红了脸
柿子灯笼挂满树
故乡的秋是幸福的日月
父亲有干不完的农活
母亲的笑脸挂满泪水

城市过客

城市繁华
我是匆匆过客
城市留下我的足迹
留不住我思亲的心
乡村幽静
我是故乡的游子
故乡留不住我的身影
留下我怀乡的情

秋雨落故乡

秋雨落故乡
淋湿我的思念
房檐水滴如线
扯不断那悠长的愁绪
我愿留住秋雨
父母在雨天才会休憩
我盼雨停天晴
归乡的道路不再泥泞

秋夜清凉

故乡的秋夜星月交辉
蟋蟀低唱秋夜的清凉
那是父母沉睡的安眠曲
驱不散田间劳作的疲倦
城市的秋夜月朗星稀
夜深人不寐
思念故乡的亲人
盼天亮好还乡

田野秋色

田野的秋色金光闪闪
鸭梨金黄柿子红
笑逐颜开庆丰收
母亲的汗水洒落大地
田野的秋景色欲流
青山绿水绕小村
老屋篱笆小菜园
父亲在秋天眉开眼笑

乡间野菊

乡间野菊奏响田野的交响乐
遮不住父母锄禾的汗滴入土声
乡间野菊是英勇的士兵
傲立风霜笑看百花凋零
乡间野菊是一片星光
照亮母亲期盼的目光
乡间野菊是一缕乡愁
牵动游子的归心